

# 李冠仙醫話精華

李冠仙（文榮）晚號如眉老人丹徒人精于文暇讀方書間出其餘技以濟人應手卽活嗣爲陶文毅座賓賞識尤有加一時名噪遐邇生平服膺喻嘉言論述著有仿寓意草

李冠仙醫話次目

寒陽	一九
痰閉	一一
癰	四
牙痛	七
中暑	八
瘋	九
喘	一
熱瀉	一三
溫瘡	一六
戶厥	一七
氣喘	一九
傷寒	一一
類中	一二
眼病	一四
戒煙	一六
鼻漏	一七
傳尸	一八
不寐	一九
肝氣	二二
瘧病	二三

# 李冠仙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 戴 陽

田展初夫人偶染時邪。醫者皆用傷寒藥發散。升提太過。其熱不減。又皆競用寒涼。如黃芩黃連山楂石羔之類。連進多劑。熱仍不退。面反通紅。頭皮作痛。手不可近。近則痛甚。病勢沉重。醫曰邪已傳裏。無法可治。又延某醫。于前藥中加犀角羚羊。謂只此一着。不應則難。仍無効。且更加重。乃邀余診。其脈浮大而空。兩尺沉細欲絕。雖氣微弱。不欲言。幸心尚明。了並不昏迷。詢其欲飲否。曰不欲。詢其二便。大便少而稀溏。小便清白。少腹有痛意。余急曰。此戴陽症也。乃本素陰虧。不能潛陽。今以時邪誤作傷寒論治。溫散太過。虛陽上浮。治宜引火歸原。醫者見其煩躁。不知其爲龍雷上升。侵犯清虛之府所致。反以爲熱邪傳。

裏肆用寒涼。陽卽欲回歸路以塞。再用寒涼。不獨腹痛自病症必加重。而無根之火。將一汗而亡。奈何。於是竟用真武湯。勸其速進。病者遲疑。促之。勉進半劑。本已十日不寐。進藥後。不覺安睡。兩時許始醒。頭皮不痛。面赤盡退。腹痛亦止。心中不煩。復進半劑。次日延余覆診。其病若失。細詢平日本有鼻衄之恙。生育又多。其陰本弱。故藏中之陽易動也。改用附子理陰煎一劑。又專用理陰煎兼服三劑。後以八珍加減。調理全愈。

口 痰 閉

顏鳳堯夫人盛夏病時。邪人事昏沉。壯熱口渴。渴欲熱飲。沸水不覺其熱。脈來洪數而滑。惟右寸見沉。實熱症也。而見寒象。又非熱極似寒。余問有舊恙否。曰平時每日約吐痰三碗許。方覺爽快。今五日病中並未吐痰。余曰得之矣。時邪乃熱症。脈亦熱象。而寸口獨沉者。肺氣爲痰所遏。也是可知痰塞肺氣。上下不通。內雖甚熱。氣不得上。口鼻吸入。無非冷氣。至喉而止。亦不得下。肺氣通

於喉。今爲痰所阻。故肺以下則甚熱。喉以上則甚冷。是非先用吐法。提去其痰不可。但沸湯下喉而不熱。痰之膠固非常。肺之閉塞已極。雖用瓜蒂散。梔豉湯等法。恐格之不入。不足以披肺竅。提肺氣而鼓動其痰。是非仲景麻杏石甘湯不可。主人曰。麻黃乃夏令所忌。奈何。余笑曰。藥不執方。相宜而用。古之訓也。今痰阻肺脾。非麻黃之大辛大熱。不能搜肺活痰。且有石膏之寒以制其熱。杏仁之降以濟其升。有甘草之甘以緩其急。非真同傷寒之用。麻黃湯專取辛熱表散也。此方取其下喉必先達肺。肺氣開提。痰涎必活。活則涌吐。藥隨痰出。豈能再作大汗哉。况時邪亦須解。吐中有發散之意。石膏乃白虎湯之主藥。爲金匱治中暑之首方。色白入肺。兼清陽明之熱。一散一清。邪熱從而得解。是在意中。乃用麻黃八分。杏仁三錢。石膏五錢。甘草一錢。囑其必服而去。次朝覆診。謂已吐痰升許。不過微汗。外熱已退。人事亦清。診脈不洪。按之仍數。不熱飲而欲冷飲。舌赤無苔。知其大熱傷陰。改用犀角地黃湯。一服熱減。再服全愈。

口瘡症

大姪小村小溲不通者三日。腹脹急脹至不能忍。醫進通劑愈甚。余診其肺脈獨大而數。知其素來善飲。因問近飲何酒。曰燒酒。余曰是矣。時屆端節。急令買大枇杷二斤啖之。另易補中益氣湯方法。去黨參黃芪白朮當歸。惟用陳皮一錢。甘草梢八分。醋炒柴胡五分。蜜炙升麻三分。加天冬二錢。麥冬三錢。北沙參三錢。車前草三錢。與服一時許。小溲大行而愈。後有邵瓣蓮患沉疴甚奇。每發當腹作痛異常。而必先溲閉。百醫罔效。必得小溲而腹痛乃止。此症少時卽有。至四十外乃更甚。適當舉發。延余往診。其脈肺部獨大而數。與小村姪同予曰素嗜烟酒否。曰皆有之。而尤酷愛水烟。卽以與小村方去升柴加黃芩。知母與服之。乃小溲大行。腹痛亦止。伊以沉疴速痊而奇之。曰何藥之靈也。余曰肺爲氣主。又爲水之上源。經云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有屬中氣者。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有屬腎氣者。腎與膀胱乃表裏也。而氣化之。

權。肺實主之。肺在人身。主乎天氣。天氣常清明而下降。卽肺氣宜清明而下行。上逆行乎。所不得不行。下流自有所不得不通。其有所不行者虛也。熱也。虛則氣不足以行。熱則氣反爲上源。肺氣不行。則諸氣不利。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今溲不通而腹乃痛。肺脈獨大而數。症經卅年。此先天肺熱。後天烟酒積熱。日傷肺陰。肺失清肅之令。故病愈發而愈重也。以後將此方常服。且戒烟酒。可望不發。瓣蓮連服至二十餘劑。後果不發。蓋嘗觀諸羣獸有肺者有尿。無肺則無之。可知肺之關乎。小溲者大矣。小村用升柴。而邵兄不用升柴加芩知者。以小邨曾服利藥。氣滯更結。非加升柴以提其氣。斷不能通。如酒壺然。壺嘴不通。揭其蓋。自通也。邵兄未服利藥。而熱久且重。故不用升柴。而加黃芩知母也。雖然勿謂癃閉之盡在清肺也。吾鄉錢光斗之弟婦。因產育用力太過。正氣大傷。三日小溲不通。予用補中益氣湯全方。姜棗引加冬葵子三錢。一服而通。華秋岩夫人懷孕六七月。偶因下樓一趺坐地。腹中墜脹。小溲不通者半日。乃胞胎震壓。

膀胱亦用大劑益氣補中。姜棗引一服而通。此皆用溫補升提法。治在中氣而不  
不在肺氣也。夫冬葵子或用或不用者。一則癃閉三日。以葵子引經通之一則  
僅半日許。提其氣而洩自行。毋煩通利也。後又有吳晴椒明府患便結數日不  
行。一日登廁數次。努力乾結不出。而小洩反閉。次日自用車前澤瀉等藥不應。  
腹部加脹。又次日延余。余曰大腸與膀胱相隔一間。分運而行。本不相礙。今因  
直腸脹滿。擠合膀胱。小便無路可出。此非膀胱自病。雖加通利。徒增脹滿耳。祇  
有下法。以通其大便。則小便自行。聞者不信。且以病者年邁。恙久正虛。不能堪  
此。乃辭去。三日後請復往診。則脹已至胸臥不能動。蓋以雜進他方數劑也。余  
曰在書大便不通四五日無妨。而小洩不通五日必死。今已三日下或不死。不  
下必危。諸君奈何欲必置諸死地耶。乃用黨參三錢。於朮二錢。歸身三錢。陳皮  
一錢。炙草一錢。炒柴胡一錢。灸升麻六分。煨姜二片。大棗二枚。生川軍三錢。玄  
明粉三錢。因告衆曰。此病不得不下。但有三虛。年高一也。久病二也。連日未曾

納穀三也。故用補下之。亦古人黃龍湯玉燭散之意也。若得此而大便行則膀胱寬而小溲自暢。有參以扶之。則正氣亦何患其下陷哉。大便暢行。小便隨至。腹中暢快。病乃若失。以上五症皆小溲不通。四用東垣補中益氣法。而變化不同。法明仿古。用則因心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 口牙 痛

趙義之牙痛。纏縣月餘不已。予診其脈左關尺數。以六味地黃湯加升麻三分。柴胡五分與之。曰服後當更痛。然片刻卽止矣。次日登門謝曰服藥後果如君言。願聞其理。余曰齒乃骨之餘。而腎主骨。是下焦腎水大虧。腎火上浮。而爲此痛。故用六味補之。然其已浮齒牙之火。不能下歸於腎。不若用升柴以透之。升透之時。未免較痛。唯滋補之力較大。陰能潛陽。火降則不復作痛矣。嗣後余以此方治腎虛牙痛者。無不立效。又某藝員下牙床作癢。至不能受。不寢者累日矣。予診之曰。此大腸風熱也。上牙床屬足陽明胃。下牙床屬手陽明大腸。

大腸有積熱。熱生風。風生癢。問大便結否。曰結甚。乃以調胃承氣小其劑。加生地槐花荆芥防風與之。一服得大解暢行而愈。

中暑

契友龔玉屏子十六歲。自揚受暑歸。發熱頭脹。倦怠少氣。心煩渴飲。天柱傾欹欲倒。余用人參白虎湯。其家以時症用參爲疑。或謂時邪用參。如吃紅礬。入腹必死。余曰先天氣弱。暑又傷氣。脈象數而甚虛。非參不可。爭持良久始服。翌早往視。已霍然矣。嗟乎。醫道之不明。至今日而極矣。經云熱傷氣。又云壯火食氣。盛夏酷熱。燥石流金。未有不傷氣分者。故孫真人脈散東垣清暑益氣湯。升溪十味香薷飲。未有不用參以顧氣者也。至人參白虎湯。乃金匱中。竭門專主之方。更何疑乎。且此症乃中暑。非時邪也。時邪者。春當暖反寒。秋當涼反暖。冬當寒反溫。爲四時不正之氣。感而病者。謂之時邪。至風寒暑濕燥火六者。應時而至。本天地之正氣。人或不慎。感之爲病。謂之中寒中暑而已。不得謂之

時邪也。若許此症之虛。則清暑益氣亦可。然因其大渴欲飲。恐黃耆白朮過于溫補。故用人參白虎。余本細加斟酌。豈漫然獲効哉。復數年又抱恙延余診治。時十二月一日也。其症外似洒淅惡寒。寒後煩躁覺熱。舌赤無苔。溲帶白濁。脈來洪數無倫。按之空象。因告其叔曰。此不治症也。至春殆矣。夫冬見夏脈。書稱不治。伊脈洪數無倫。在夏脈尙爲太過。而况見於冬令閉藏之日。且又無根。腎水告竭。肝火獨旺。木生於水。無水生木。何以應春氣之發生乎。如木樹然。當冬月閉藏。莫能定其生死。至春則生者生。而死者死。人身一小天地。肝木應乎春氣。根本既撥。故知其死於春也。遂未立方而行。後果於正月十八長逝云。

□ 喘症

包式齋患尿血二年未痊。經余藥治而愈。蓋腎虛人也。偶因傷風。某醫發散太過。轉致喘不能臥者累日。乃急延余診之。曰咳出於肺。喘出於腎。肺腎爲子母之臟。過散傷肺。母不能蔭子。則子來就母。而欬亦爲喘。腎虛人往往如此。

今已腎氣上冲。脈象上部大。下部小。而猶以爲邪風未盡。更加發散。無怪乎喘不能臥也。與以都氣全方。加紫衣胡桃肉三錢。納氣歸腎。一藥而愈。數年後又因傷寒服發散重劑。喘又發。仍令檢服前方。其內因夫病篤。着急萬分。忽得笑症。終日啞啞不止。亦求余診。其脈左關皆數甚。余曰。體中爲臣使之官。喜樂出焉。此肝火犯心包絡也。與西犀角地黃湯。加羚羊角。次日復請余診。則笑病若失而式齋之喘如故。惟至夜闌稍平耳。某曰。異哉。何藥之效于當年而不效於今日耶。細診脈象。上部大。下部小。實屬腎氣不納。毫無他疑。因問何時服藥。曰晚飯後。予曰。是矣。今可於晚前服藥。當必有效。次日問之。則喘平而安臥如常矣。蓋藥本納其腎氣。飯後服藥。則爲飯阻。不能直達有腎。故上半夜全然不效。下半夜藥氣漸到。故稍平也。今於飯前服。腹中空。藥力直達於腎。然後飯壓之。腎氣豈有不納者哉。囑其加十倍爲丸。常服。并囑外感時不可肆用發散。其症乃終不復發。

口 瘋 症

厲登銘初秋患瘧。余治之始以和解。繼以景岳歸柴飲。加生地一兩。薑皮三分。得汗透而解。愈後卽往城南觀火。至大門。忽謂家人曰。適土地老爺過此。汝等見否。是夜遂瘋。喊罵大鬧。擲毀什物。且持廚刀欲殺其妻。次早其妻來請余治。旣至。正持破碗欲傷人。見余至。忽放下呼。余知其有怯意。乃正言厲色曰。坐。妄動吾將治汝。按脈畢。出謂其家人曰。諸邪從虛而入。邪祟亦以虛而入。登銘本瘧病初愈。瘧發于少陽膽經。瘧後受傷。其膽必虛。適遇邪祟從虛入膽。而瘋成矣。夫瘋字從風。有風象然。瘋之或重或輕。猶風之或大或小。瘋之發忽。忽止。猶風之忽起忽息。邪祟之中人而成瘋。未嘗不憑人身內風之力。而鼓動乎肝。因木生風。因風生火。因火生痰。痰火相搏。勢乃大張。而人之魂魄神明。皆擾亂而不能自守。所幸邪祟初入。譬如匪人初至。左右鄰居。并無識者。其勢尙孤。驅逐亦易。若失其治。盤踞既久。巢穴已固。風鼓其勢。火張其威。痰助其力。如

惡人居久而黨已成。則驅逐良難也。於是用溫膽湯。製半夏化橘紅雲茯神生草炒枳壳鮮竹茹粉丹皮龍膽草同煎。另加朱砂三分。豬膽汁少許。和服。此方專於瀉膽。使邪祟不能甯居。又兼清火化痰。使邪祟無所憑依。依法雖平平。竟一藥而愈。後以十味溫膽湯。沙參代人參。以生地代熟地。且重用之。以生地能補膽。賊去關門法也。連進四帖。神志如常。此乃嘉慶十六年事也。余得識王九峯先生。實見此案爲之先導也。

吳預生客淮北。一日忽大瘋。屢舉刀自戕。幸救得不死。友人送歸。求診於余。余如診厲登銘法。正容莊色以診其脈。脈象或大或小。或疎或密。或大或促。知其邪祟無疑。厲聲謂之曰。爾遇我即當去。不去我將在鬼哭穴針灸法針汝。雖然爾來路遠。我當囑伊家多贈盤川。一言一應。旁觀者無不稱奇。余知其邪祟重而且久。氣血耗傷。先將參地兩味補之。加犀角羚羊琥珀硃砂龍齒虎骨錢板鹿角諸多靈通之品。以鎮其神魂。更仿喻嘉言法。用羊肉湯一碗爲引。使

邪祟借腥膈之氣而出。惟不與病人知。恐二豎避入膏肓也。又囑其父多燒冥資以踐余言。翌日果愈。

口 热瀉

劉竹湄。嶺南人也。由山東濟南府保舉赴都。自都赴鎮。遂病久不愈。延余往診。詢其病源。乃有四月之久。黎明瀉起。日行五六次。而僕僕道途。屢治不驗。余診其脈。諸脈皆平。肺部獨大。按之而數。余曰此肺熱移於大腸。乃熱瀉也。公曰。途中皆值冬令。感受風寒。反致熱瀉乎。余曰據脈象而言。實爲熱瀉。右寸屬肺。肺與大腸表裏相通。今獨數大。故知其移熱作瀉也。唯前方所服。可係溫燥藥否。瀉時熱且有聲否。劉曰然。余曰豈有寒瀉急迫作聲乎。經云暴注下迫。皆屬於熱。豈人止有寒瀉。而無熱瀉乎。脈症相合。屬熱何疑。乃用天冬。麥冬。孩兒參各三錢。以養肺陰。加瀉白散。地骨皮一錢。甘草五分。以瀉肺熱。又加茯苓三錢。以分利淮山。藥五錢。以顧脾胃。一劑知。二劑已。遂未服藥。翌日瀉又作急來。

請診。問以何故。余曰。一百二十日之恙。可以一藥而止。不能一藥而除。再服二帖。病當霍然。雖然。診公之脈。沉部頗有數象。似乎有伏熱。瀉不難止。恐春氣大透。木不生火。變生他症耳。劉以有事。須赴陽關。月餘後返。逾十日忽來請診。余往見其面左部。自頭項全行紅腫。左目腫合不能開。上下唇皆厚浮寸許。心煩意亂。形神潦倒。脈數有力。而無浮象。余曰。此症似若大頭瘟症。而實則非也。此係久有鬱熱。熱鬱成毒。春透木旺。借肝氣發生。熱上毒透。肝位於左。氣由左而升。故病在左。所喜六脈根本甚固。尙能勝病。月餘可痊。於是用東垣普濟消毒飲子而去其升柴。以症無外感。火發於肝。延熾於胃。其勢已甚。不敢再爲升提也。且加犀角。羚羊角。清肝胃之火。恐其火之上咽喉也。大便艱結異常。加調胃承氣以下之。十日後火勢漸平。腫亦漸消。知其血熱陰傷。加丹皮。生地。以涼之。每帖藥計四五兩。始多苦寒。繼以甘涼。而總不用發散。其始尙用桔梗。薄荷。二味。取其辛涼疏解。後并此而去之。症雖日減。惟偏左頭內尙覺沉悶。終以余不

爲發散爲疑。且懼伏頭風病根。余姑從之。用荆防等數分。外加監制。僞爲發散也者。另立清涼表散。鎮攝肝風之方與之。日服前方半劑。卽已。如有不適。再進此藥。卽安。次日往診。公曰。日昨服藥片時。卽覺火勢轟轟。似覺頭面復有腫大之患。頭暈眼花。急服後方始定。嘗聞風善腫而主散。又聞有大頭瘟症。屬乎風火。亦用發散。而予症似亦風火之症。獨不可散何也。予笑曰。公之恙非風火。乃火風也。風火者。因風生火。風爲本而火爲標。散其風。兼瀉其火。而風自息。試觀天地之道。熱極生風。得大雨施行。天氣清涼。而風亦頓息。今火風之症。若誤作風火論治。妄用發散。譬如爐火已旺。而又以風扇扇之。火豈有不更熾者哉。公若誤進發散大劑。將火勢燃騰。焦灼肌肉。蔓延咽喉。雖有善者。恐將難爲力矣。夫大頭瘟症。余豈不知其初起也。惡寒體重。頭面俱腫。必兼表象。兩目鼻面腫起者。陽明也。耳前後并額角腫起者。少陽也。腦後項下腫起者。太陽也。三陽多表症。故可先加表散。公恙初起。毫無惡寒惡風。而腫于左部。肝也。公嶺南人。